抱朴子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內篇・卷五 至理

抱朴子
內篇・卷六 微旨
作者：葛洪

內篇・卷七 塞難

抱朴子曰：“余聞歸同契合者，則不言而信著；途殊別務者，雖忠告而見疑。夫尋常咫尺之近理，人間取捨之細事，沈浮過於金羽，皂白分於粉墨，而抱惑之士，猶多不辨焉，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，示之以至微之旨，大而笑之，其來久矣，豈獨今哉？夫明之所及，雖玄陰幽夜之地，豪釐芒發之物，不以為難見。苟所不逮者，雖日月麗天之炤灼，嵩岱干雲之峻峭，猶不能察焉。黃老玄聖，深識獨見，開秘文於名山，受仙經於神人，蹶埃塵以遣累，淩大遐以高躋，金石不能與之齊堅，龜鶴不足與之等壽，念有志於將來，湣信者之無文，垂以方法，炳然著明，小修則小得，大為則大驗。然而淺見之徒，區區所守，甘於荼蓼而不識　　蜜，酣於醨酪而不賞醇醪。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，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，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，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。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，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。余雖言神仙之可得，安能令其信乎？”

或人難曰：“子體無參午達理，奇毛通骨，年非安期彭祖多曆之壽，目不接見神仙，耳不獨聞異說，何以知長生之可獲，養性之有徵哉？若覺玄妙於心得，運逸鑒於獨見，所未敢許也。夫衣無蔽膚之具，資無謀夕之儲，而高談陶朱之術，自同猗頓之策，取譏論者，其理必也。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技，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，人不信者，以無效也。”餘答曰：“夫寸鮹汎跡濫水之中，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。芒蠓宛轉果核之內，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。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，語之以宇宙之恢闊，以為空言，必不肯信也。

若令吾眼有方瞳，耳長出頂，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，淩流電而造倒景，子又將安得而詰我。設令見我，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，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？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，豈強令吾子之徒，皆信之哉？若令家戶有仙人，屬目比肩，吾子雖蔽，亦將不疑。但彼人之道成，則蹈青霄而遊紫極，自非通靈，莫之見聞，吾子必為無耳。世人信其臆斷，仗其短見，自謂所度，事無差錯，習乎所致，怪乎所希，提耳指掌，終於不悟，其來尚矣，豈獨今哉？”

或曰：“屢承嘉談，足以不疑於有仙矣，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。敢問更有要道，可得單行者否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，由易以及難，志誠堅果，無所不濟，疑則無功，非一事也。夫根荄不洞地，而求柯條干雲，淵源不泓窈，而求湯流萬里者，未之有也。是故非積善陰德，不足以感神明；非誠心款契，不足以結師友；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；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，未可得也。九丹金液，最是仙主。然事大費重，不可卒辦也。寶精愛炁，最其急也，並將服小藥以延年命，學近術以辟邪惡，乃可漸階精微矣。”

或曰：“方術繁多，誠難精備，除置金丹，其餘可修，何者為善？”抱朴子曰：“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，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。蓋藉眾術之共成長生也。大而諭之，猶世主之治國焉，文武禮律，無一不可也。小而諭之，猶工匠之為車焉，轅輞軸轄，莫或應虧也。所為術者，內修形神，使延年愈疾，外攘邪惡，使禍害不幹，比之琴瑟，不可以子弦求五音也，方之甲冑，不可以一劄待鋒刃也。何者，五音合用不可闕，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。凡養生者，欲令多聞而體要，博見而善擇，偏修一事，不足必賴也。又患好事之徒，各仗其所長，知玄素之術者，則曰唯房中之術，可以度世矣；明吐納之道者，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；知屈伸之法者，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；知草木之方者，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；學道之不成就，由乎偏枯之若此也。淺見之家，偶知一事，便言已足，而不識真者，雖得善方，猶更求無已，以消工棄日，而所施用，意無一定，此皆兩有所失者也。或本性戇鈍，所知殊尚淺近，便強入名山，履冒毒螫，屢被中傷，恥複求還。或為虎狼所食，或為魍魎所殺，或餓而無絕穀之方，寒而無自溫之法，死於崖谷，不亦愚哉？夫務學不如擇師，師所聞素狹，又不盡情以教之，因告云，為道不在多也。夫為道不在多，自為已有金丹至要，可不用餘耳。然此事知之者甚希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，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？譬猶作家，雲不事用他物者，蓋謂有金銀珠玉，在乎掌握懷抱之中，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。苟其無此，何可不廣播百穀，多儲果疏乎？是以斷穀辟兵，厭劾鬼魅，禁禦百毒，治救眾疾，入山則使猛獸不犯，涉水則令蛟龍不害，經瘟疫則不畏，遇急難則隱形，此皆小事，而不可不知，況過此者，何可不聞乎？”

或曰：“敢問欲修長生之道，何所禁忌？”抱朴子曰：“禁忌之至急，在不傷不損而已。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，天地有司過之神，隨人所犯輕重，以奪其算，算減則人貧耗疾病，屢逢憂患，算盡則人死，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，不可具論。又言身中有三屍，三屍之為物，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。欲使人早死，此屍當得作鬼，自放縱遊行，享人祭酹。是以每到庚申之日，輒上天白司命，道人所為過失。又月晦之夜，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。大者奪紀。紀者，三百日也。小者奪算。算者，三日也。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。然天道邈遠，鬼神難明。趙簡子秦穆公皆親受金策於上帝，有土地之明徵。山川草木，井灶洿池，猶皆有精氣；人身之中，亦有魂魄；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，於理當有精神，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，但其體大而網疏，不必機發而回應耳。然覽諸道戒，無不雲欲求長生者，必欲積善立功，慈心於物，恕己及人，仁逮昆蟲，樂人之吉，湣人之苦，周人之急，救人之窮，手不傷生，口不勸禍，見人之得如己之得，見人之失如己之失，不自貴，不自譽，不嫉妒勝己，不佞諂陰賊，如此乃為有德，受福於天，所作必成，求仙可冀也。若乃憎善好殺，口是心非，背向異辭，反戾直正，虐害其下，欺罔其上，叛其所事，受恩不感，弄法受賂，縱曲枉直，廢公為私，刑加無辜，破人之家，收人之寶，害人之身，取人之位，侵克賢者，誅戮降伏，謗訕仙聖，傷殘道士，彈射飛鳥，刳胎破卵，春夏燎獵，罵詈神靈，教人為惡，蔽人之善，危人自安，佻人自功，壞人佳事，奪人所愛，離人骨肉，辱人求勝，取人長錢，還人短陌，決放水火，以術害人，迫脅厄弱，以惡易好，強取強求，擄掠致富，不公不平，淫佚傾邪，淩孤暴寡，拾遺取施，欺紿誑詐，好說人私，持人短長，牽天援地，咒詛求直，假借不還，換貸不償，求欲無已，憎拒忠信，不順上命，不敬所師，笑人作善，敗人苗稼，損人器物，以窮人用，以不清潔飲飼他人，輕秤小斗，狹幅短度，以偽雜真，採取奸利，誘人取物，越井跨灶，晦歌朔哭。凡有一事，輒是一罪，隨事輕重，司命奪其算紀，算盡則死。但有噁心而無惡跡者奪算，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，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，皆殃及子孫也。諸橫奪人財物者，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，以致死喪，但不即至耳。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，久久終遭水火劫盜，及遺失器物，或遇縣官疾病，自營醫藥，烹牲祭祀所用之費，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。故道家言枉煞人者，是以兵刃而更相殺。其取非義之財，不避怨恨，譬若以漏脯救饑，鴆酒解渴，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。其有曾行諸惡事，後自改悔者，若曾枉煞人，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。若妄取人財物，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。若以罪加人，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。皆一倍於所為，則可便受吉利，轉禍為福之道也。能盡不犯之，則必延年益壽，學道速成也。夫天高而聽卑，物無不鑒，行善不怠，必得吉報。羊公積德佈施，詣乎皓首，乃受天墜之金。蔡順至孝，感神應之。郭巨煞子為親，而獲鐵券之重賜。然善事難為，惡事易作，而愚人複以項託伯牛輩，謂

天地之不能辨臧否，而不知彼有外名者，未必有內行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，若以薺麥之生死，而疑陰陽之大氣，亦不足以致遠也。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，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。”

或曰：“道德未成，又未得絕跡名山，而世不同古，盜賊甚多，將何以卻朝夕之患，防無妄之災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常以執日，取六癸上土，以和百葉薰草，以泥門戶方一尺，則盜賊不來；亦可取市南門土，及歲破土，月建土，合和為人，以著朱鳥地，亦壓盜也。有急則入生地而止，無患也。天下有生地，一州有生地，一郡有生地，一縣有生地，一鄉有生地，一裡有生地，一宅有生地，一房有生地。”

或曰：“一房有生地，不亦偪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經云，大急之極，隱於車軾。如此，一車之中，亦有生地，況一房乎？”

或曰：“竊聞求生之道，當知二山，不審此山，為何所在，願垂告悟，以祛其惑。”抱朴子曰：“有之，非華霍也，非嵩岱也。夫太元之山，難知易求，不天不地，不沈不浮，絕險綿邈，{山罪}嵬崎嶇，和氣絪縕，神意並游，玉井泓邃，灌溉匪休，百二十官，曹府相由，離坎列位，玄芝萬株，絳樹特生，其寶皆殊，金玉嵯峨，醴泉出隅，還年之士，挹其清流，子能修之，喬松可儔，此一山也。長穀之山，杳杳巍巍，玄氣飄飄，玉液霏霏，金池紫房，在乎其隈，愚人妄往，至皆死歸，有道之士，登之不衰，采服黃精，以致天飛，此二山也。皆古賢之所秘，子精思之。”或曰：“願聞真人守身煉形之術。”抱朴子曰：“深哉問也。夫始青之下月與日，兩半同昇合成一。出彼玉池入金室，大如彈丸黃如橘，中有嘉味甘如蜜，子能得之謹勿失。既往不追身將滅，純白之氣至微密，昇於幽關三曲折，中丹煌煌獨無匹，立之命門形不卒，淵乎妙矣難致詰。此先師之口訣，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。”

或曰：“聞房中之事，能盡其道者，可單行致神仙，並可以移災解罪，轉禍為福，居官高遷，商賈倍利，信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，由於好事增加潤色，至令失實。或亦奸偽造作虛妄，以欺誑世人，隱藏端緒，以求奉事，招集弟子，以規世利耳。夫陰陽之術，高可以治小疾，次可以免虛耗而已。其理自有極，安能致神仙而卻禍致福乎？人不可以陰陽不交，坐致疾患。若欲縱情恣欲，不能節宣，則伐年命。善其術者，則能卻走馬以補腦，還陰丹以朱腸，采玉液於金池，引三五於華梁，令人老有美色，終其所稟之天年。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，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，而不知黃帝於荊山之下，鼎湖之上，飛九丹成，乃乘龍登天也。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，而

非單行之所由也。凡服藥千種，三牲之養，而不知房中之術，亦無所益也。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，故美為之說，亦不可盡信也。玄素諭之水火，水火煞人，而又生人，在於能用與不能耳。大都知其要法，禦女多多益善，如不知其道而用之，一兩人足以速死耳。彭祖之法，最其要者。其他經多煩勞難行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。人少有能為之者。口訣亦有數千言耳。不知之者，雖服百藥，猶不能得長生也。”